

真情故事丛书
龚军辉 选编

触摸真情

教师的爱情 真实的叙说

向阳的花朵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华中大武昌分校图书馆



A0045797

触摸

真情



真情故事丛书

龚军辉 选编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真情故事丛书(触摸真情)/龚军辉 选编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3.3

ISBN 7-5354-2486-4

I . 真…

II . 龚…

III . 故事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 . I 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9299 号

责任编辑:赵国泰 责任校对:常桥英 刘惠玲

封面设计:肖雪梅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武汉市楚风印刷厂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19.625 插页:8

版次: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372 千字

印数:1—8000 套

定价:30.00 元(4 本)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本册定价:7.50 元



目 录

第一辑 教师的爱情

爱情密码/刘翠云	3
花开的声音/紫 云	5
生命中的流星/紫 云	8
吻别了，满玲/徐武雄.....	11
栀子花开/陈振林.....	15
花非花/刘晓平.....	19
伤逝/陈玉珍.....	23
云在青天，水在瓶/黄朵朵.....	30
小狗之恋/蒲 钰.....	34
美丽的风景在路上/阿 寒.....	36
爱你没商量/陈荣华.....	40

第二辑 真实的叙说

祖孙图/于长军.....	45
父爱无声/董 哲.....	48
过“童关”/张兴武.....	51
温馨的回忆/邱 飞.....	58
租书店里的老人/佚 名.....	60
是谁点亮了楼道灯/胥加山.....	63



我是第八个小矮人/朝 芳.....	66
永远的珍藏/汪伟跃.....	69
校园那株夹竹桃/刘晓平.....	73
缺席的毕业照/陈初明.....	76
母爱深深/南郭木.....	79
没有父亲的父亲节/蔡玉明.....	83

第三辑 向阳的花朵

也无风雨也无情/乔 奕.....	89
我没有被爱抛弃/阎晓东.....	92
曾经我也被罚过/雪 欢.....	96
难忘那琴声/戴一鸥.....	99
你的天空会很美/金明春	101
老师为我掉眼泪/赵 萱	103
我是王老师的优秀学生/李艳慧	106
三月的阳光/莘 子	109
不可忘却的情愫/李 静	114
真情沐浴的日子/明 戈	117
疯狂“教师节”/阿 魔	122
花样年华/彭 扬	124
“打倒”老师/宏 莉.....	127
少年情怀总是诗/王金萍	131
那个冬天没有雪/景 轶	134
一封回信是一生的感动/尚 可	137

教师的 爱情

第一辑 教师的爱情



爱情密码

◎刘翠云

忙完了婚姻，跑成了工作，我们拥有的就只有幸福和一大笔外债。然而，在“经济危机”的岁月里，我们的爱情简单、轻松又无声。

蜜周末了，我便到一所僻远的乡村学校教书。距离他所在的小县城有五十余里，彼此都被思念折磨得很辛苦。我想他那弯曲的头发，含笑的眼，高高的鼻梁，身上的气息，淡淡的烟味，还有他的声音他的一切。于是宿舍的电话便整天响个不停，那端的他、这边的我总嫌话未说够计时太快……两周下来，电话费的支出远远大于我们其余的全部支出。思念总归思念，生活还是要过的，于是我们设定了爱情密码。既能传递爱，又不花钱，那就是：

电话铃响一下，代表着想你；

电话铃响两下，代表着非常想你；

电话铃响三下，代表着非常非常想你；

电话铃响四下，代表着有事，必须接。

于是电话更加频繁地唱起爱的篇章。每当此时，我的心都伴着那“滴滴滴”的铃声跳得快，那时，我总有一种满足



感、幸福感；然后快乐地工作、忙碌。偶尔也有耐不住的时候，接了电话，但往往看着秒针的转动随时中断谈话。

有客来访，见铃响不接，会大吃一惊，因为这是只有我对他才懂的密码。

那是个大风加大雪的周末，我毅然在风雪中站立了一个小时，等到了发往县城的小车，又一个小时，我到达了距他仍有七里路的车站，吐尽了所有的饭又吐出了大片苦水，我头晕无力。但我仍决定步行这七里路，为节省一元公交车费，在这大风雪里，多想让他陪着，然而我知道他那双棉皮鞋穿得太久，底子太滑，太容易摔倒。我还是习惯性地忍不住拨下了那个刻骨铭心的、天天拨打的号码—7—2—5—0—4—6—4，只让它响了一下，便匆匆地挂了。

于是，我一个人走着，迎着呼呼的北风，踏着厚厚的积雪，出了一身汗，但我不觉得累，因为一个信念支撑着我——每迈出一步，便靠近他一步。

将近行至半路，我脚下一滑，摔倒在地，揉着膝盖时，一双手拉我一把。

“心爱的 BABY 就在眼前！”

我扑上去，紧紧地抱住他，好久不分开。泪花伴着飘飘荡荡的大雪一起下。

“解错密码了？”

“NO，我怕你万一来了，没想到小傻瓜真来了。”

又一阵暖流涌遍全身，站立在银白纯洁的大地上，我想向全世界呼喊：

“我爱我贫穷的丈夫！”



花开的声音

◎紫 云

那是几年前的一次笔会，那时候的我，年少而有几分张狂。急着要打听一个叫胡子的人，他曾在我的一首诗作《铁匠铺》的触动下，写了一篇很不错的散文《无望之求》。没有人像他那样切中我的心扉。随着我的叫声，有人把一个英气逼人的大男孩推到我面前：某某杂志编辑。初相识的那一刻，仿佛走过了长长的一辈子。

我们于是成了一对煲电话粥的朋友，总觉得等他的电话，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到了我生日那天，他带来了20枝红烛，在我简陋的居室里，一枝接一枝地燃到天明。

侧耳倾听窗外呼啸而过的风声，我的思绪随着风声起起伏伏。“胡子，记得这样一句话吗？在正当年的时候，遇上一个正当年的人，相爱，然后结婚，相伴着走过长长的一生。多美好的梦想啊！”

他忽然紧握住我的手，生疼，“珂儿，这不是梦想。”

不是梦想吗？整个世界立时静谧下来，我听见他的心跳，一时间，心中充满的竟是有些喜悦的感动，一些无法排遣的悲凉。



与胡子同进同出有一些日子了。一天，一位朋友神情严肃地对我说：“你怎么能和这种人认真呢？大伙儿逢场作戏消遣点时光倒还罢了。”

有关他的传闻在周边的空气里弥漫开来：曾同某个有钱女人关系暧昧，玩世不恭，放浪形骸。

桌子上有一束将开未开的玫瑰，那是胡子早上采来的，他说只要用心，我们就可以听到花开的声音。

第二天，胡子打电话问我：“花开了吗，美不美？”我的泪夺眶而出，“听说，你曾经一夜的收入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，对吗？”沉默，令人窒息的沉默。我听到了玻璃轰然破碎的声音，不知道胡子在那端打碎了什么。没等他再说话，我无声无息地挂断了电话。

桌上的玫瑰已全部盛开了，是慑人心魄的火红，一瓣一瓣的，红得欲滴，不两天就枯萎了，无声无息。

我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我们共同呆过的那座城市。三年的时光过去了，我们就像空气一样从彼此的世界里消失了。在无数个夜深人静的夜晚，总会有一种感觉，以深入骨髓的创痛，突然造访。我清楚地知道那是因为谁。

去年的整个冬季，我蜗居在一座远离家乡的城市里，成天与可爱的纸张和文字打交道，日子过得愉快而不费心思。

一天，突然收到一个包裹，来自胡子所在的那座城市，一种故人的气息迎面扑来。包裹里是3本厚厚的笔记，最上面是他们总编的一封短信。信中说，一个叫胡子的青年记者在公安的一次追捕行动中，力截歹徒，伤势惨重，送医院抢救无效英勇献身。临终前，惟一的要求是把这几本笔记交给一个叫珂的女孩。



五雷轰顶。打开笔记本，扉页写着：“除了记忆，我什么也不再热望。”字里行间满是关切、深思、期盼，还有一种揪人心魄的绝望。在笔记的末尾他写道：“‘应为不知栖宿处，几回飞去又飞来’。这是珂儿喜欢用的一句诗，我也很偏爱它。回望已走过的人生，也许只有在与珂儿相处的时间里，才是我这几年中惟一的真实。”

泪水如注。胡子是在怎样的倔强与孤独中走过这3年的呢？是不是每一种丑陋背后，都有着一份凄美的崇高？

我不知道天为什么无端地落起雨来了，手握着一束含苞待放的玫瑰，我相信我能听到花开的声音。因为，再脆弱的生命，也自有它不忍卒读的痕迹。





生命中的流星

◎紫 云

曾经，我们对坐于那间玫瑰色的咖啡屋，啜饮着古铜色的水。

我们幻想起未来你结婚或是我结婚的最好方式：你和我都认为要远远地离开繁华喧闹的大城市，去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古朴淡泊的小村庄或是杳无人迹的原始丛林。在那儿支起一顶帆布帐篷，夜里躺在干草搭成的铺上静静听那树林里传来的忧郁的调子，用整个身心去触摸柔软的夜色。清晨，当疲惫的月亮和初升的太阳共同占有天空的时候，光秃秃的田埂上就会看到两个被晓风吹拂着信步游玩的身影，也许是因为兴奋，也许是因为空旷的晨风，他们的眼里噙着泪，像两个傻里傻气的大孩子。

说着这些的时候，你的目光很辽远。而我，我希望我的新郎会是你。

你一遍又一遍地同我谈起你学生时代的那次恋情，讲那个叫文丽的女孩是如何狠心地任你在窗下无助地唱：问你（文丽），是否舍得我心伤？我心不在焉地做着你的红颜知己。为了掩饰心底某一种莫名而来的忧伤，比你更深情地说



起另外一个男孩子，那男孩正在给我写一些情真意切的信。

那个时候的我，爱把自己沉溺于一些哀婉的古典诗词里，很迷恋诸如“愁云淡淡雨潇潇，暮暮复朝朝，小轩独坐相思处，情绪好无聊”之类的句子，内心潮湿而忧伤。而有一次，从你的办公桌前走过，随意瞥了一眼你桌上写满文字的便笺，潇洒遒劲的字体，写着的也竟然是“一丛萱草，数竿修竹，几叶芭蕉”这几句生长在灵魂深处的诗。那一刻，我真正领会到什么叫“默契”，我觉得心里某个柔软的角落被你写下的句子触得生痛。而想到你的相思也许是指向遥远异乡的一个不为我所知的女孩，我暗暗地嘲笑自己。然后，再一次鼓足勇气去敷衍我那似乎已弄假成真的恋情。

我们对光线的选择有着共同的嗜好。天色暗下来的时候，特别是在寒风吼叫的凛冽的冬日的夜晚，炉中的炭烧得正旺，我总要熄灭刺眼的日光灯，燃起写字台上那只橙黄色的台灯，满屋子昏暗中只有一小片暖暖的橙黄色，那么惬意那么舒松。你为什么也喜欢这种格调呢？我一个这样已经够了。当一片橙黄的暖意也从你的窗口发散出来，与我的窗口斜斜对映，你知道吗？我几乎不堪忍受这种温馨的对峙。

记得有一次，是一个朋友的生日，晚餐过后大家相约去电影院看刚上映不久的《半生缘》，世均与曼桢深深相爱，却也抗拒不过苍凉命运的捉弄，最终各自东西。散场之后，走在只剩下你我二人小巷里，秋夜的风如水般地漫遍全身，微微有点寒意。你轻轻地站住，脱下外套，披在我的肩上，从你的眼睛里我看到了闪动的光辉。继续走在这条长长的小巷里，我们的心里弥漫着软软的温馨。当初，世均与曼桢大概也曾怀着这样一种心情走在来与去的路上吧。



1995年元旦假前的某一天，一个陌生的女孩叩开了你的房门，就在我和她目光相对的那一瞬间，我们就明白了各自在你的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。看到你和她出双入对的身影，我感到，我也许只是为这个时代的爱情俗套加上了一个若有若无的花边，所有温馨的记忆似乎都是肆无忌惮的火焰灼烤着我的心灵……你准备和那个女孩结婚，在你对我说着这些话的时候，我似乎看到一颗流星正从天际划过。每个人的生命中，都会有人是流星吧，让你的心灵闪光，随即一去永不回。

多年来，有关你的消息一直如同沙漠里的驼铃。

今日你我偶遇，你复又孑然一身了。你同我说起你婚姻生活中的那个女子，像多年以前谈起那个任你在窗下无奈地唱歌的狠心女孩一般。六年的时光，似一声长长的叹息啊，悬留在寂寞无语的夜空。

你苍白而憔悴的神情，仍如往昔一样让我的心扉隐隐发痛。但那种远隔天涯的感觉却也总是挥之不去。《半生缘》里，曾有这样一段曼桢的内心独白：“我想每一个人到老，都会有两三个故事可讲的，如果我和世均结婚了，生一两个孩子，那就不成故事了。”而你，一定也只能是我生命中最难以忘怀的那个故事的主人公。

可为什么在我们相遇的那一刻，我却不能像曼桢见到多年不见的世均时那样，只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嗨，好久不见，你好吗？”



吻别了，满玲

◎徐武雄

想不到而立三年，我们还要去师范脱产学习一年；更想不到会有一位美丽热情大方的同学给我如此的情和爱。

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真情。

我们是九四届的学员，共 150 多人，分三班，并成立了“民师学生会”。我是学生会的宣传委员。同龄人在一起，相识也容易。有一回放学，同学们鱼贯而出。我要一个早就相识的同学帮我找份报纸（那上面有我的两篇小作）。后一位女同学接话说：“徐委员，我帮你找。明天我去市内一个同学家里玩，她那里有许多报纸。”我回头一看，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满玲。

“谢谢你。”我答话。

星期日下午，我刚回到寝室里，满玲就将那两份报送来了，并风趣地说：“大作拜读，十分荣幸。”

同室的几个同学围过来，争着看报纸去了。此时，我才正式打量眼前这位乐观幽默的同学：乌黑柔亮的头发在脑后编成一束麻花辫，细白的面容里透出淡淡的樱红，丰满而匀称的身材，朴素而得体的衣服。她显得那样的美丽，那样的



动人。

满玲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，少女时代做过文学梦，写过许多诗歌和散文，直到成家生小孩后才间断自己的爱好。由于有共同的兴趣爱好，我们的话题多了。课余，我们俩在烟波浩淼的洞庭湖边散步，欣赏湖光山色，畅谈文学、人生，讲述家乡的趣事。她讲水乡的风土人情，讲赛龙舟的欢愉盛况；我也讲山区的珍禽异兽和传奇人物。

开学后不久，觉得大食堂不够合口味，还发现有不少人在小食堂里吃包席（即定人、定额、定时）比较合算。我和满玲、建东、秀明等四男三女也包了一席。我们七个人每天在一起吃中、晚两餐，争着拿碗、端饭、倒茶，互相关心、互相体贴，如同久别重逢的兄妹一样。闲时还一起谈心、散步；一起参加学校的交谊舞培训班。远离亲人的我们并不觉得孤独，感受到了大集体生活的欢乐与浪漫。

干了十多年的民办教师，生活几乎都是家里——校里——田里“三部曲”。大家都觉得以前的生活太单调了。现在准备利用休息日，将市内几个景点游览游览，丰富一下生活，增长一些见识。我们在清绿的南湖一起荡舟，到秀美的君山岛一同合影，登雄伟的岳阳楼凭吊先贤。

三月初，正是踏青的好日子，我们几位又爬大云山来了。浩瀚的森林，怒吼的松涛，云雾缭绕的山尖，深不可测的沟壑……使人大开眼界，赏心悦目。我们几个兴趣所至，不顾刚下过小雨的山路滑，都要从那小路爬上最高的香炉峰。到了半途，正在谈笑的满玲左脚滑去老远，险些就要倒下去。“快来”二字一出口，我已跨上前去挽住了她的手臂，另外几个同学也赶上来一起手拉着手，走过了险段。这一互